

国家图书馆藏《新城王氏杂文诗词》考略

贺 琴

新城王氏是明清时期山左地区的文学世家,自明后期至清初文人辈出,尤以王士禄、王士禛为代表,在清初诗坛上有重要影响。士禄、士禛兄弟二人早年同上公车,与海内文人论交,有“二王”之誉,又先后游于江南山水间,与遗民俊彦酬唱。士禄有《十笏草堂诗选》、《十笏草堂辛甲集》、《十笏草堂上浮集》、《炊闻词》等;士禛一生著述等身,诗、文、词杂著多达百种,其诗集常见者有《渔洋诗集》、《渔洋续诗集》、《蚕尾诗集》、《蚕尾续诗集》等,词则有《衍波词》存世。王士禄、王士禛二人早年肆力于诗,每有游历唱和即有所作,并即付梓,王士禛的创作尤为频繁,在司理扬州期间多有单刻小集,这些小集所录诗、词后来虽汇入《渔洋诗集》^①、《衍波词》^②等,但多经删汰,已非本来面目。国家图书馆藏《新城王氏杂文诗词》十一种十一卷中收入了“二王”早年单刻小集十一种,为稀见传本,展现了“二王”早年小集的原始面貌。

《新城王氏杂文诗词》十一种,包括《阮亭诗餘略》、《红桥倡和词》、《金陵游记》、《燃脂集》、《忆洞庭诗唱和集》、《阮亭壬寅诗》、《阮亭癸卯诗》、《阮亭甲辰诗》、《蜀冈禅智寺倡和诗》、《焦山古鼎图诗》、《秦淮杂诗》,其中王士禛小集六种,王士禄小集二种,唱和集三种,兹就笔者所见略加考述,以见其价值。

一、《阮亭诗餘略》一卷。清初刻本。白口,四周单边,半叶九行,行二十一字。卷前有唐允甲、丘石常、丁弘海、邹祗谟、沈履夏、徐夜序,及王士禛自记,徐夜、丘石常评点。士禛《衍波词》收词127首,此本收词46首,除《怨王孙》一首外,其余45首皆收入《衍波词》,唐允甲等序及王士禛自记则未见收入。《阮亭诗餘略》的刊刻年代,《山东文献书目》等均著录为康熙间^③,此本与《衍波

①清康熙八年(1669)刻本。

②清康熙三年(1664)孙默刻《国朝名家诗餘》本。

③王绍曾主编:《山东文献书目》,齐鲁书社,1993年,第461页。夏承焘主编《天风阁丛书》本《衍波词》,点校者李少雍在《校读记》中认为《阮亭诗餘略》的刊刻早于《衍波词》,但仍录为康熙间刻。

词》刊刻的先后,历来有争议。光绪间,《阮亭诗余略》辑入赵之谦《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》丛书,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》著录云:“此本四十馀首,《衍波》皆有,尚多数首。和易安者,则散入全书,是可知此本即从《衍波》摘出,化散而为整也。”^①认为《阮亭诗余略》刊刻在《衍波词》之后,此论似不足信;民国陈乃乾《清名家词》辑入《衍波词》并跋:“《阮亭诗余》凡词四十六首,其不见于《衍波词》者,有《怨王孙·碧天云晚》一首,而《衍波词》校《阮亭诗余》,则溢出七十馀首。岂七十馀首皆当删,而《怨王孙》独在可存之列耶?”^②从词的数量上认为《阮亭诗余略》早于《衍波词》。

今按,陈乃乾的说法较为可信,且《阮亭诗余略》的刊刻时间当在顺治年间。原因有二:①此本卷首第一行“阮亭诗余略”下题“丙申”(顺治十三年,1656),且王士禛自序云:“今夏楼居,效比丘休夏自恣,桐花苔影,绿入巾舄,墨卿毛子,兼省应酬。偶读《啸馀谱》,辄拈笔填词,次第得三十首。易安《漱玉》一卷,藏之文笥,珍惜逾恒,乃依其原韵尽和之,大抵涪翁所谓‘空中语’耳。”结合自序所述,《阮亭诗余略》所录46首词大多作于同一年,考察此本所录词作,顺治十七年以后王士禛司理扬州,与邹祗谟、彭孙遹、陈维崧等唱和所作《沁园春》、《菩萨蛮》、《浣溪沙》诸词均不见载,所以在时间上,《阮亭诗余略》所录应为顺治十三年或更早的作品。②此本为徐夜、丘石常作序并评点。邓之诚《清诗纪事初编》据丁耀亢挽诗,丘石常卒年在顺治十八年(1661),评点必在之前。且士禛早年小集多即作即刻,结合评者卒年,《阮亭诗余略》刊刻时间当在顺治年间。

二、《红桥倡和词》一卷。清康熙间刻本。白口,四周单边,半叶九行,行二十字。卷前有杜濬序,王士禛撰《红桥游记》,卷末有陈允衡跋。士禛《红桥游记》载此事云:“壬寅季夏之望,与箴庵、茶村、伯玠诸子偶然漾舟,酒阑兴极,援笔成小词二章,诸子倚而和之。箴庵继成一章,予亦属和。”可知此次唱和时间在康熙元年(1662)六月十五日,而唱和的经过,士禛记载则前后有出入,《红桥游记》载为士禛首唱二首,袁于令继唱一首,《香祖笔记》卷十二则云“予首赋三阕,所谓‘绿杨城郭是扬州’者,诸君皆和”^③。今观此本,共录入唱和词三组,第一组先录士禛《红桥怀古》,其后收入袁于令、杜濬、陈允衡、邹祗谟、陈维崧、朱国桢和词;第二组首为士禛《红桥感旧》,其余各人和词收入顺序与第一组同;第三组则首录袁箴庵《红桥即事》,再依次录入杜濬、陈允衡、王士禛、陈维崧、朱国桢和词。与《红桥游记》所载情况吻合。集中还附士禛《红桥绝句》二首、幔亭歌叟所填《八声甘州》,并被之丝竹,叙此盛事。

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: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第13册,齐鲁书社据稿本影印,1996年,第587页。

②陈乃乾编:《清名家词》卷三,上海书店出版社,1982年,第33页。

③王士禛撰,湛之点校:《香祖笔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年,第235页。

三、《金陵游记》一卷。清康熙间刻本。白口，四周单边，半叶九行，行二十字。卷前有杜濬、陆圻、施闰章、冒襄、尤侗、陈维崧序，王士禄所作《贻上寄金陵游记喜而作歌》一首。冒襄序云：“先生甲辰闰夏于役石城，公馀游鸡鸣山、乌龙潭诸胜，又游钟山、灵谷寺，又游金陵城南诸刹，又游瓦官寺，又雨登木末亭，又纪六朝松石，又夜登弘济观石壁，共记七首，又癸卯登燕子矶记一首，共八首，为一卷。”如冒序所云，是集为康熙三年（1664）夏士禄有事至金陵，公务之余游名胜，并集所作游记8篇，附题名记7篇，为《金陵游记》。其中所录其兄王士禄《贻上寄金陵游记喜而作歌》一首，注曰“甲辰秋日系所”，也作于康熙三年。杜濬等六人序中对士禄大加揄扬，杜濬称“所谓绝异之才而克成《金陵景物略》者，允属阮亭矣”，施闰章评其“大抵清言逸语，多逼晋人，未肯优孟柳州，作者之意，所为孤行也。”《金陵游记》后收入《渔洋山人文略》，删去了卷前杜濬等六人序和《六朝松石记》。除陈维崧、尤侗二序，杜濬等其余四篇序文均未见于各自别集。

四、《燃脂集发凡》一卷。王士禄撰，康熙间刻本，半叶九行，行二十字，版心下镌“十笏草堂”。是集为王士禄辑《燃脂集》之凡例，《燃脂集》为士禄收集历代女性著述的总集，士禄《燃脂集自序》述其编纂经过：“仆粤自髫龄，夙有彤管之嗜。辛巳以来，即勤编撰。……有得必存，无微不录。自后屡遭丧乱，颇有放失。然此意不衰，弥事排纂。诸季礼吉、子侧、贻上辈，稔吾此好，颇助搜采。岁月既积，充牣篋笥。己丑冬，与季弟贻上粗加部署，钞为二十大帙。……乙未以来，戢影海郡，端居多暇，重事整比，厘为四部，析为六十四类，合序目、附录之属，共得卷百七十有奇。属有小胥，书颇精楷，因俾缮写一部，贮之寓堂，为散愁消暇之资。”可知《燃脂集》的搜集编撰，始于崇祯十四年（1641），鼎革之际多有散失，顺治六年（1649）再与士禄一同编撰。《王考功年谱》载顺治六年“是岁始纂《燃脂集》”^①，在编纂时间上二者记载一致，《年谱》还记其完成时间为康熙四年（1665），然至康熙十二年士禄病卒前仍有订改，编纂时间长达三十余年。是书先按文体分为赋、诗、文、说四部，每部下又分类别，凡二百三十五卷，在女性总集中，其体制之完备，作品之全面，历代罕见。然卷帙繁多，未及刻行，多有散佚，今已难窥其全貌。据士禄自序所述，此《燃脂集发凡》为其顺治十二年任莱州府教授以后所撰，自序亦作于顺治十五年。是集录士禄《征闺秀诗文书》，向天下文士征求闺秀诗文，另有《凡例》十则述《燃脂集》编纂原则。此集为了解《燃脂集》的重要资料。

五、《忆洞庭诗倡和集》一卷。半叶八行，行十八字，四周单边。此次唱和为李敬首倡。李敬，字圣一，一字退庵，六合人，官至监察御史。顺治十五年（1658）王士禄赴京师殿试，与之订交。李敬先有《读〈水经注〉忆洞庭》诗，士禄作《奉和李侍郎〈读水经注忆洞庭〉之作》一首，《渔洋诗话》卷中载此唱

^①王士禄撰，孙言诚点校：《王士禄年谱》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，第69页。

和：“李退庵侍郎，有《读〈水经注〉忆洞庭》一篇极佳，余和之曰：‘楚望经时入渺冥，岳阳楼上数峰青。曾临南极浮湘水，坐对西风忆洞庭。斑竹想从春后长，落梅犹向笛中听。新诗吟罢愁多少，肠断当年帝子灵。’一时和者甚众。”^①士禎和作收入此集，其余和者有孙枝蔚、陈允衡、刘梁嵩、宗观、黄云、王士禎、盛符升等十四人。其中士禎和诗又收于《阮亭壬寅诗》，其唱和时间当在康熙元年（1662）。归庄有《王阮亭忆洞庭诗序》云：“余读先生全集，自燕、齐以至淮南、江左，名胜古迹，六年之中，题咏殆遍。”^②士禎于顺治十七年至扬州，康熙四年迁主客郎离任，在扬州六年，结合归庄所提“六年”及所游之地，归庄序当作于康熙四年，而不见于此集。故此集的刊刻应在康熙元年至康熙四年之间。

六、《阮亭壬寅诗》一卷。清康熙间刻本。白口，四周单边，半叶十一行，行二十三字。卷前有王士禎自序，有缺页。士禎序中自悔往年创作过于频繁，“跌宕文笔，不自爱惜，往往酒间击钵，断紈零素，顷刻至数十篇，今始悔之”。所以“是岁遂欲断绝笔墨，终年所得才八十馀篇耳”。是集录士禎康熙元年（1662）所作诗89首，后收入《渔洋诗集》时删去了士禎自序及诗歌11首。所删诗为《中秋答珍示》、《九日平山堂杂感》六首、《登金山绝顶留云亭怀刘太守，亭是太守重建，时移衡州》、《红陵》、《方邵村侍御画》、《恼公》。

七、《阮亭癸卯诗》一卷。清康熙间刻本。半叶九行，行二十字。卷前有士禎自序两篇。首篇实为《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》序，曰：“昔元遗山在三乡作《论诗绝句》三十首，扬扈风骚，轩轾今古。其末章云：‘撼树蚍蜉自觉狂，书生技痒爱论量。老来留得诗千首，却被何人较短长。’余读而悲其志。又尝观钟嵘《诗品》、严羽《诗话》，其所评涉，多契于怀，因年《王风》不作将萎蔓草，射洪有不见古人之悲，太白有吾衰谁陈之叹；溯流风而独写，感不绝于予心，非云月旦品流，聊亦发抒鄙臆耳。属方有雒皋之役，河涸遵陆，雨中发吴陵，次曲塘，计马上所得，凡二十有七首，都无伦次，因稍整比录之。翌日使院中，复成十有三首。视遗山原什，浮三分之一，旨不相袭，互可发明。顾其狂易，有弗计也，观者当有以谅之。”从此序可见士禎对当时诗风的看法和其“神韵”说之端倪，《论诗绝句》四十首作于康熙二年（1663）秋士禎赴如皋途中，《渔洋诗话》载其事云：“余往如皋，马上成《论诗绝句》四十首。犹子净名作注，人谓不减向秀之注庄。”^③净名为王启浣字。王启浣，士禄第三子。据《贩书偶记续编》著录，启浣注本有陈允衡序，又名《阮亭癸卯诗选》，康熙间刻^④，今未见传本。集中士禎另一序，叙其自顺治十七年以来与士禄、士禎、士禧兄弟分别，宦情淡泊，颇有羁旅之思，后经删改，录入《渔洋山人文略》，名为《癸卯诗卷自序》。是集亦多赠

①王士禎撰，袁世硕主编：《王士禎全集》，齐鲁书社，2007年，第4789页。

②归庄：《归庄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193页。

③王士禎撰，袁世硕主编：《王士禎全集》，第4752页。

④孙殿起：《贩书偶记续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224页。

别寄怀之作，共录士禎康熙二年诗 82 首，后收入《渔洋诗集》时删去两篇自序，《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》由 40 首删为 35 首（《渔洋诗集》题为 36 首，实收 35 首）。其馀删减的作品还有《喜闻家兄子侧捷报》、《家兄自汴寄泞、浑、沔诗，昔坡公视子由于筠，亦有先寄三犹子诗，有“夜来梦见小於菟之句”，注云：迟小字虎儿，今沔亦字虎儿，因戏成一绝句奉呈》、《送余生归会稽，因寄姜铁夫》、《浦口寄家兄二首》、《读秦简讨留仙、严处士荪友唱和诗赋寄》、《冬杪臚提阁晏坐忆渔洋山》7 首。

八、《阮亭甲辰诗》一卷。清康熙间刻本。半叶十一行，行二十三字。卷前有士禎自序，云：“康熙甲辰岁，家兄司勋以磨勘之狱下吏八阅月。子侧侍老父于京师，崎岖橐籥。而仆越在江淮，不能如睢阳从事，上书请代，窃中夜旁皇，扪心自叹，二十年读书怀古，所学何事，顾披猖至此？会上意知无他，事大白，父母兄弟复得相见竹西，共叹圣恩浩荡，不知所报。于时司勋既坚青鞋布袜之志，而仆旋拜主客之命，又将赴关。念买田筑室，未知何日，而此时离合之绪，实不可忘，因识之编首。是岁两客金陵，得《游览志》二卷，《记》一卷，别见诗载于此。”集中录士禎康熙三年（1664）诗 177 首，多为游金陵名胜及怀其长兄士禄之作。康熙三年三月王士禄因典河南乡试，以“磨勘”入狱，十月事白出狱，十一月抵扬州，士禎诗中多及此事。是集收入《渔洋诗集》时，删去士禎自序及《人日过方山僧庵》、《春寒渡江》二首、《秦邮杂诗》二首、《短歌送蒋修撰》、《赠孙豹人》、《冶春绝句》四首、《真州杂诗》六首、《戏为其年题卷二绝句》、《宝志公衣履在钟山灵谷寺，顶礼作诗》、《八功德水》、《琵琶街》、《雨入高座寺》、《雨登木末亭歌》、《瓦官寺唐幡是则天后锦裙所制》、《怀彭十人粤兼呈吾时粤有畔将之警》、《江岸晓发》、《瓜步即目寄方邵村侍御》、《皇厂河口号》、《为巢民题小像》、《咏史》、《贞鸾操》、《第一山》、《览浣诗戏赠兼呈西樵》、《戏赠虎儿》、《家兄闻于陵司寇李公罢遣歌伎，作歌讽之，余亦戏成五绝句奉献》，共 40 首作品。

九、《蜀冈禅智寺倡和诗》一卷。清康熙间刻本。白口，四周单边，半叶九行，行二十字。卷前有王岩序，卷首第二行下题“济南王士禎编”。首载东坡先生石刻诗《次韵伯固游蜀冈送叔师奉使岭表》，并盛仪嘉靖二十年旧识、陈文烛万历七年旧题，继录王士禎、王士禄、释元志、宗元鼎、王揆、孙枝蔚、杜濬、冒襄、陈维崧、吴嘉纪等人唱和诗。细考其内容，诸人和诗非一时一地所作，首士禎五言《次苏公韵》一首并跋，为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游上方寺作，并刻于东坡石刻之侧；再依次为释元志与王士禎兄弟和诗，士禎和诗后跋云：“顺治辛丑，禎徒步往访，时寺荒落甚，碑亦零乱，颓楹坏壁间，摩挲慨叹，和诗一章。四年来时欲屏当补缀，俾还旧观，忽忽未遑。康熙甲辰冬，量移主客，行有日矣。念往事耿耿于心，乙巳仲春属宗子梅岑往营度，而灵隐硕公适飞锡于此，再辟初地，龙象巍然。闻宗子言，欣然以一偈垂示，辄同家兄各拈二绝为答，异日留镇山门，又增佳话矣。”知是康熙四年（1665）士禎内迁礼部，即将离开扬州，为完成补

缀苏公残碑的旧愿,属门人宗元鼎前往筹划,遇释元志,遂赋诗纪事。释元志与“二王”之间的唱和通过宗元鼎传递转述,宗诗《述硕禅师意呈历下两夫子》有“且为苍生束玉带,先留诗句镇山门”之句,其另一首《述历下两夫子意转报硕禅师》则答云“蒲团纸张须收拾,分韵同来十六人”。此次唱和诸人中孙枝蔚、冒襄、杜濬、吴嘉纪、陈维崧^①等皆为当时名士,反映出“二王”在扬州诗坛的地位。

十、《焦山古鼎图诗》一卷。清康熙间刻本。白口,四周单边,半叶九行,行二十字。是集载古鼎图、铭、士禄《焦山古鼎歌》、士禎《焦山古鼎诗三十四韵》。《王考功年谱》载其事在康熙四年(1665):“二月,(王士禄)自广陵渡江往京口,登三山,访鹤林诸寺。欲遂往茅山,不果。焦山有古鼎,故京口荐绅家物,嘉靖中尝为分宜相所得。分宜败,鼎归山中,自欧、刘、薛、赵以下诸公所集录金石文字,皆不见收。先生手自披剥,坐卧其下数日,辨其铭识,凡得七十八字,存疑八字,不可识者七字。乞新安程布衣穆倩遂摹绘为图,自赋长歌记之。”^②则集中图式为程邃所绘,卷后亦有程跋。康熙间,张潮刻《昭代丛书》,辑士禄图释、“二王”诗、程邃、程康庄、雷士俊、汪琬、朱彝尊等文及林佶之增益,为《焦山古鼎考》,今有传本,藏国家图书馆等处,《丛书集成续编》、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影印。

十一、《秦淮杂诗》一卷。清康熙间刻本。白口,左右双边,半叶八行,行二十一字。卷前有王士禎小序,云:“清溪佳丽,白下冶游,空存小姑之祠,无复圣郎之曲;渡名桃叶,怀王令之风流,湖近莫愁,忆卢家之旧事。高卧邀笛之步,偶成击钵之吟,调类清商,语多杂兴。以所居在秦淮之侧,故所咏皆秦淮之事,而从‘秦淮’名篇,此外有作则隶之《白门》前后集云尔。辛丑暮春自记于古邀笛步之水阁。”所录诗为顺治十八年(1661)士禎至金陵作,《渔洋诗话》卷上云:“余辛丑客秦淮,作《杂诗》二十首,多言旧院时事。”^③又云:“余客金陵,居秦淮邀笛步上,与主人丁翁谈秦淮盛时旧事,作绝句二十首,人竞传写。”^④其诗中咏秦淮往事,在当时产生较大的影响。《秦淮杂诗》后收入《渔洋精华录》,删减为十四首。

《新城王氏杂文诗词》十一种十一卷所录诗、词、文皆为“二王”早年作品,从时间上来说,最早可至顺治十三年(1656)或之前,最晚为康熙四年(1665),可看出他们早年创作的活跃。这些单刻小集有即兴即时的特点,往往有所创作即付刊刻。其中绝大多数作品后来都汇入了“二王”各自的合集中,

①《蜀冈禅智寺倡和集》中所收孙枝蔚、冒襄、杜濬、吴嘉纪、陈维崧等人和诗皆不见于诸人别集。

②王士禎撰,孙言诚点校:《王士禎年谱》,第79页。

③王士禎撰,袁世硕主编:《王士禎全集》,第4764页。

④王士禎撰,袁世硕主编:《王士禎全集》,第4756页。

但这些单刻小集的价值却不容忽视,首先,它们保存了作品的原始面貌,小集中有王士禛与当时扬州诗坛众多名士的序跋,或叙缘起,或予评价,反映了作品当时的影响。而在汇入合集后,这些序跋连同部分作品都被删汰。若对“二王”早年的创作做全面深入的研究,这些小集无疑可提供最原始的材料。其次,王士禄与王士禛兄弟二人在诗学上有着密切的联系,士禄对于士禛而言是“文章经术,兄道兼师”^①,二人早年合刻《表馥落笈合选》,又同上公车,扬名于海内,不管是京师还是扬州,二人在交游、创作上都有联系。这十一种小集中,《蜀冈禅智寺倡和诗》、《焦山古鼎图诗》为研究“二王”重要资料,也提供了从文献资料出发研究他们的创作活动的路径。

作者单位: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

^①王士禛撰,孙言诚点校:《王士禛年谱》,第93页。